桥亭有戏

晁起

有戏是安康常用的一个方言词，夸赞一个小孩子有戏，是说他的未来有希望，肯定一件事情有戏，是说这个事必然有指望。

桥亭是汉滨区叶坪镇的一个地名，叶坪镇被誉为汉滨区的北极，从安康城区北上有107公里，过叶坪镇再北上7公里就是声名远播的桥亭。桥亭地貌由西河和恒河交汇而成，俗称双水洗铧之地，两河相交水流呈丫形向南奔去，山地变成倒三角向北漫散开来，在这片地块倒三角的最尖处建有一座规模宏大的戏楼，戏楼两侧原本各有古柏一棵，五十年前风吹折了一棵，目前止有西侧一棵仍挺立于河岸。戏楼对面是麻衣大仙庙，占地超过3亩，如今已改建成了桥亭小学。戏楼历经几百年风雨，日渐残破，演戏的功能不够完善，只作为一个文物独自站立在村头。今年春天，借着传统古村落保护项目东风，古戏楼的命运走向新生，当下正在进行彻底修缮，恢复往昔壮观指日可待了，在与修建的师傅交谈中，得知戏楼有戏，桥亭有戏。

桥亭的前身是一个乡政府的名称，所在地是双桥村，这双桥也是因桥亭而起，上世纪末期之前，跨西河和恒河到戏楼前看戏分别有一座木桥，两桥均为廊桥，桥上有亭，亭下为桥，天热遮阳，雨天避雨，集日又是交易场所，赶集在当地渐渐变成了“到桥亭去！”桥亭因此得名，并传播到了山外，变成新奇的地名。试想当年，来自汉阴宁陕镇安的客商和采买的人群，从河的两岸分别走过木桥，人头攒动于戏楼前，争睹台上上演的汉调二黄老戏，不管是民间故事说教还是历史人物演绎，都叫人流连忘返。安康文化学者李启良专为戏楼撰有一联“粉墨皆虚假莫问我如何登台，因果俱真实且看你如何下场”，说的正是演戏者与看戏人的奇妙心态吧。桥亭的戏通常一演就是七天，看戏之余，最多的时候就逛庙会了，原本乡间庙会大都是农资贸易交流会，也不排除会会友相相亲一类的人情往来，但更多功能类同于当前的各类贸洽会吧。戏楼对面是麻衣大仙庙，麻衣大仙是湖南民间俗信佛，这麻衣大仙原本为执业郎中，擅长儿科，被后世敬为子孙与儿童的守护神，和东南沿海敬奉妈祖为船工的守护神如出一辙，叶坪村民多为湖南移民而来，在缺医少药的年代，建庙供奉麻衣大仙来祈祷，就不足为奇了。小户人家许愿还愿多是香油黄裱，商家富户许下愿心就请来戏班唱大戏为主，更多的时候是天旱年份，在求雨应验后，请来皮影班社，在古戏楼上，把那皮影戏耍上三天三夜才能罢休。

新中国成立以来，桥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，先是把大庙改建成了学校，村人因此都成了有文化知识的人，戏楼也不单纯是演戏的戏台了，变成了破除迷信的教化场所，科学知识和文明新风在这里播下了根苗。作为战国时期子午道东线上重要的关隘和商贸重镇，桥亭闪耀着诱人的光芒，也享尽了繁华与荣光，随着交通日益便捷，撤乡并镇加速推进，桥亭乡不复存在，桥亭的木桥也在水泥桥的伴随下日渐腐朽了下去。叶坪镇接纳了这个往日的传奇之地，桥亭的商贸文明和文化气息也一并与叶坪水乳交融起来，重商习文根植在叶坪的大地上，为叶坪的起飞插上了一双有力的翅膀。

叶坪镇因地处汉滨北山偏远之故，一度时期总被人误解，觉得山高水远，人穷志短，上级单位不求其进步，但求无过就算是守边成功。其实叶坪的干部群众并不是外界猜测的那样，他们也是在埋头苦干着，在为重振商贸古镇雄风做扎实地基础工作。直到有一年，市上的市长未打招呼夜访叶坪，看到干部人在岗心亦在岗，谈及发展大计，也是条条在理，说到未来规划，更是脚踏实地，高兴之余和他们喝了当地自产的土酒，说了表扬的话，指了振兴的路。自此以后，叶坪干群坚定了谋发展的决心，找到了求变革的动力。

进入新世纪以来，叶坪人念起了山字经，靠山吃山靠水吃水，就越吃越有了。先是挑选能人大户培育了名贵的兰草，养起了冷水娃娃鱼，承接着大自然的天然禀赋，兰草售价二三十万一株也不在少数，娃娃鱼买出上千元一斤也不在话下。近年来，全镇主打核桃和魔芋产业，实现了产业增收的全民普惠性，随着汉阴县至汉滨区和宁陕县至旬阳县的公路连接线论证完成，几条公路将从叶坪镇穿境而过，在古子午道旁，又会形成一个新的交通枢纽。在远景发展规划上，旅游构想也被镇上提到了议事日程，旅游资源普查令人振奋，椒沟村核桃古树众多，三百年的老核桃树被认定成了陕西核桃树王，中心社区的龙王沟盛产矿泉水，天然地下富锶泉被专家鉴定为人体骨骼生长的神奇水。双桥村北边的汉滨最高峰，海拔2141米的佛爷岭上有七十二草坦，经过地质勘探定性为火山口遗迹，草坦大小不等，造型如锅，特色不同，有的百花齐放，有的绿草如毯，更有奇异者正当聚水，丢下石块声响不绝，未知何时见底。

古有子午道，亦有老戏楼，今有交通网，更有旅游图。叶坪人正完成了脱贫大业，复兴只是时间问题，随着商贸往来提速，文化培植必然有了充足的资本，再过几年，叶坪建成真正的汉滨北山重镇，群众奔上小康路，自然不在话下。

夏日火热，荷花正艳。镇上名叫德兴恒的小餐馆里，腊肉炖出了独特的香气，土鸡炒出了酸辣的味道，时令菜蔬分别带来了大自然的芬芳。走在新建的社区里，稻香四野，群情鼎沸。桥亭的老戏楼修缮已尽尾声，一场文明的大戏即将上演，叶坪人已走在新的征途路上，一场乡村的振兴大戏必将演出。

桥亭有戏，叶坪也有戏。

张铭 摄

椒河流韵

柯贤会

世上的河流千万条，最让人迷恋的还是这一条。

这条河叫椒沟河，位于秦岭南麓、汉江北岸的叶萍镇，因过去盛产花椒而得名。就是这条长不足5公里、宽不到3米的袖珍河流，却蕴藏着灵山秀水、物宝天华，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美轮美奂、盛世繁华景象，赢得了“九寨幺妹、人间天堂”的美誉，吸引着四面八方的客人。

刚进河口，一股清新的空气就和你亲热上了，它轻轻抚摸你的肌肤，悄悄钻进你的肺腑，让你瞬间身心舒坦、精神百倍，朋友说这是椒沟河为你送上的见面礼。

沿河而上，溪流淙淙，跌跌宕宕，起起伏伏，清澈透明，一尘不染。它们一路欢声笑语，从千姿百态、大小不一的花草树木身边流过，仿佛一群活泼的小姑娘在林中漫步，手拉着手儿，肩并着肩，一路环佩叮当、浅唱低吟。又像是一位大手笔写下的一首新词或者一曲旧赋，或清新典雅，或古朴凝重，这都随了你的心情。各种颜色的牡丹花，绽放在梦幻般的河之岸水之湄，一朵朵，一枝枝，一簇簇，一片片，铺天盖地，排山倒海，在初夏的柔风中怒放，在乳白色的雾霭中氤氲，一切好像只为迎接你的到来。

鱼儿在乌滩里追逐，螃蟹在石板下捉迷藏，河边野花野草自由生长，岸边森林密布，葱葱郁郁，到处都弥漫着花草的芬芳，当然，也不乏柔弱的藤蔓，正努力伸直了纤腰，吸引着你的目光。不经意间，你会看见一只松鼠，从草丛里探出头来，大伞似的尾巴格外引人注目。这里本来就是它们的天堂吧，似乎我们才是外来者。

一群欢快的水鸟从大片芦苇的这个枝头跳到那个枝头，不停地演唱着各种歌曲，在河滩上轻歌曼舞，此情此景不就是《诗经》里的蒹葭吗？不就是北方的苇子吗？我很自然地想起那句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为伊人，在水一方”来。只是，不知道那个多情郎历经千年的跋涉，是否已经奔到了伊人的身旁？是否已经获得她的芳心？

山坡上核桃、葡萄、板栗的果实，在枝头上摇曳，山腰处成群的牛羊如花朵，点缀在绿草丛中，山顶上缭绕的云雾如奶酪、如棉花、如哈达、如云朵，不停变换着姿态，再往上就是湛蓝如洗的天空、悠闲自在的白云，一切如梦似幻。我想眼前的这些景物也许就是大自然最钟爱的儿女吧，让它们尽情吸日月之精华，集天地之灵气，成就这钟灵毓秀、如诗如画的景致，实在让人着迷。我不停地问自己：这是怎样的一处人间仙境啊？是专门让人心动甚至于疯狂的吗？是让人来了就不想走的吗？

转过山峁，山门大开，豁然开朗，几百亩平地铺展开来，一垅垅草莓整齐划一地出现在眼前，朋友说这是一位部队转业军人回到家乡发展的特色产业。走进一看，鸡蛋大的红草莓点缀在绿叶之间，让人垂涎欲滴，热情好客的主人赶快提了篮子摘了草莓让我们品尝，他说过去这里种小麦、玉米，只能管个温饱，现在调整思路，种植药材、水果等经济作物，在保护青山绿水的同时大幅度增加了收入，很快就脱贫致富奔小康了。我们为这里人的思路转变、大胆创新、发家致富而高兴。

走过平地，一座四间三层的小洋楼出现在我们面前，门前用篱笆围成的菜地里，南瓜、丝瓜、黄瓜、韭菜、辣椒、黄花应有尽有，水泥院坝边栽满了牡丹、月季、栀子花，一棵粗大的桂花树如巨伞撑在院坝的西头，树下摆放着水泥石凳石桌，树的外边安放一个着自来水池，可洗衣、浇地、浇花，屋后是一片茂盛的竹林。看到这些画面，大家不约而同露出了羡慕的表情，纷纷到树下乘凉，屋内参观，四周赏景。主人为我们泡上了茶水，介绍说这是土生土长的清明茶，无污染、富含硒，可以清心养神，要我们多喝点。我们一边喝茶一边和主人唠嗑，主人说这房子原来是土墙瓦屋，农村“三变”改革后，他们加入村上的农民专业种植合作社，用土地入股分红、在园区务工、种植经济作物，攒钱后盖了这幢新楼房，住着“美得很！”看着主人一脸幸福的样子，我真想也在这里买块地，盖座房，种点菜，过上神仙般的生活。

回来时，天色将晚，盏盏太阳能路灯闪闪发光，如群星闪烁，把椒沟河打扮的流光溢彩，河口新建的社区广场上，人们支起音响，唱起花鼓歌，跳起欢快的舞蹈，一派热闹祥和的景象，静静的椒沟河从广场旁边缓缓流过。

叶坪的河

王正荣

读林则徐“青山不墨千秋画，绿水无弦万古琴。青山有色花含笑，绿水无声鸟作歌。”觉得就像是对我故乡叶坪河的描写。

叶坪的河水说深不深，说浅不浅，灵动多姿，依山势而走，时而宁静，时而疯狂，时而弯曲，流水缠绵。窄的地方，流水潺潺做响，像母亲做的摇篮曲，回旋在故乡的乐土上，有“泉眼无声惜细流，树阴照水爱晴柔”的唯美。宽的地方，像一泓深潭，晶莹剔透，清澈见底，有“日出江花红胜火，春来江水绿如蓝”的绿水蓝天。高的地方，流水顺崖而下，变得活泼热烈，哗哗啦啦飞溅的水珠犹如仙女散花。一路走来，仿佛与小草比绿，与岩石比韧，与山花比美，与天空比蓝。

到了春天，小河两边的柳树像婷婷玉立的少女，一排排站在河边梳洗缕缕秀发，一阵春风拂过，又似一个个风姿绰越的美女，伸展着婀娜的腰，在空中欢快的舞蹈，那可爱的河水，放下冬日的束缚，叮叮咚咚的谱写《希望在田野上》的伴奏曲，唱出欢乐的歌声。对于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的农民伯伯来说，水是敲开播种房门的快乐使者。

春耕不肯忙，秋后脸饿黄。勤劳的叶坪人们就一窝蜂的拥向田野，泥泞的小路上留下道道脚印，地里到处都是劳做的身影。有的拿着长铲子，一点一点的耕种；有的弓着背，正在平坦切土豆种子，这时的田野很像一个比赛场地，劳作的身影在田间穿梭，人们心里都暗自较劲，看谁家干的最快，看谁家庄稼将来出的最好。

夏天，水从千山万壑中走来，波光粼粼的河水，明澈见底。阳光在水面上跳着集体舞，勤劳的人们忙的汗流浃背。累了，渴了，便放下锄头，来到溪边，双手捧起一掬水，喝到嘴里清香无比。哦！真舒服！到了傍晚，河里热闹非凡，水中的小鱼儿像活泼的小姑娘，三个一群，五个一伙跳着唱着，累了贴在水面一动不动。记得小时候，迫不及待的等太阳落山，挽起裤腿，在水里捉鱼虾的，抓螃蟹，踩在布满青苔的石头上，不小心一滑摔个仰面天，逗得乘凉的、戏水的大人小孩哈哈大笑。小河的水在故乡人的笑声中欢腾着、跳跃着、一路奔跑着，形成一幅天然画卷。

秋天，家乡的水富有诗意和情趣。家家户户将金黄金黄的玉米穿成一串串项链，挂在房前屋后。甘甜清澈的水流进千家万户，锅里、碗边、勺子中……留下了水柔美的身影；田间地里都有水活泼的身姿，随处可见的荷花，在水的辉映下有“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”的绚丽。一望无际的杨桃、板栗也蕴含着水的柔情，猕猴桃、野葡萄等天然野生水果，在水的滋润下硕果累累，姿态万千。

最让我忘不了的是这里的水滋养出来的土豆形态各异，有的像胖乎乎的娃娃，我们把它切成丝，用水洗净淀粉，倒进炒瓢里炒几下，放点儿辣椒，加几滴醋。吃上一口，脆脆的，高山土豆的天然脆，让人赞不绝口！有的像鸡蛋，把它切成方块形，和牛肉炖在一起，吃起来软软的，面面的；“麦当劳”炸薯条也是它的“杰作”，吃时蘸点番茄酱，甜丝丝、酸溜溜的，越吃越爱吃。

冬天，无私奉献的水冬眠起来，河水冰澈透骨，河面一层浮冰仿佛一面水镜，在阳光的照耀下玲珑剔透，闪闪发光，座座群山中的溪水冰纹蜿蜒屈伸、纵横盘旋。有的化作瓣瓣花儿、把把扇儿、棒棒冰儿……形态各异，满山琼雕玉砌，美不胜收！

这条小河，两岸花红草绿，鱼翔浅底，水清岸美，一年四季散发着别样的美，春有春的风情，夏有夏的豪放，秋有秋的收获，冬有冬的雅致，像一颗颗宝石，镶嵌在秦巴山区，成为生态安康的靓丽名片。这是大自然对我们的恩赐，我们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她，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她，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，多干保护自然、修复生态的实事，多做治山理水、显山露水的好事，让群众记得住乡愁，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，还自然以宁静、和谐、美丽。

这条小河，这条河水不畏艰难流经了大山沟壑汇聚到月河，它遇到暗礁，会激起美丽的浪花；遭遇险滩，会储存力量，厚积薄发；遇到艰难阻险，总是笑着纽动美丽身躯不停地穿越，不急不躁流经恒河，带着理想和追求汇聚汉江、奔向长江，蕴育出了一种不屈不挠、勇往直前、砥砺奋进的精神，这种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大山儿女，以勤劳善良、淳朴勇敢的优秀品质，以只争朝夕、真抓实干的务实精神，为建设新时代美丽汉滨贡献微薄力量。

张铭 摄

探访叶坪古镇

陈俊东

暮春四月，距城区106公里的叶坪镇，俨然是“草长莺飞阳春季，柳绿桃红花正香”。叶坪以一种独特的神秘魅力，让我感受了一番汉滨区北极小镇浓郁的原味风情。

镇子虽小，但历史悠久，古遗迹众多。沿汉水二级支流——恒河逆流而上，不觉中跑完了恒(口)叶(坪)公路的两个半小时车程。叶坪作为恒河发源地，是国家南水北调工程水源保护重点地区。沿途的椒沟村、桥亭村，清晰可见多处古子午栈道遗址，小镇因其古韵独具而不失为一绝妙景观。

歇息间，细端详路边陕西省政府文保碑：2014年6月9日，公布的子午道汉滨段遗址，在该汉滨区境内相关遗迹分布于叶坪等六个镇。经调查现存古栈道遗址12处，古栈桥遗址4处、古碥道遗址7处。其中叶坪镇中沟口上段、中沟口下段栈道、碥道遗址尤为重要。经对栈孔形制、磨损程度以及栈道沿线发现的战国、秦汉遗址初步分析，这些栈道、碥道应为战国、秦汉时期逐步修筑而成，是古代川蜀通往关中地区的重要通道，应为子午道最早时期所行经路线。

此外，中心社区三组的南北朝古墓葬群及众多的清朝早期民间墓葬；桥亭小学对面汉滨区唯一保存完整的麻衣庙古戏楼以及戏楼旁高约30米，直径约2米，距今500年的古柏树……虽然历史烟云，早将这些古老的东西长期湮没和遗忘，但保留下来的灿烂文化痕迹，足以证明昔日叶坪人的聪明睿智，亦见小镇曾经拥有的辉煌和不平凡。

据镇领导介绍，叶坪镇地处秦岭南麓，为中山及亚高山区，东与中原镇相接，南与汉阴县双河口镇相连，西与宁陕县龙王镇毗邻，北与镇安县交界。海拔780-2141米。境内群山叠嶂，林木葱笼，森林和林地面积占总面积152.6平方公里的85%以上。小镇虽为弹丸之邑，但历史沿革变化复杂。原叶坪区辖回龙、枧沟、中原、马坪、复兴、桥亭六个人民公社。1983年政社分设改为乡。1996年撤区并乡成立叶坪镇、中原镇和马坪乡。2010年12月撤乡并镇，叶坪镇保持原建制不变。以驻地“叶坪街”而得名。据此地叶氏后代家谱推算，三百多年前，叶姓人家首先来此开荒经营，多年后荒地变良坪，冠以姓氏命名“叶家坪”沿用至今。

小镇居民不多，仅千余户，且绝大多数为当地土著。交谈起来，不太标准的普通话里明显夹杂着湖、广一带的方言。但是只要你侧耳细听，八九不离十，绝大多数都能听个明白。

挨挨挤挤的商铺里，粮油加工厂、商店、餐馆、旅社、理发店、照相馆等商铺林立，竟达近百家，商业文明气息甚浓。既有淳朴好客的店主，热情向你展示柜台里一些山里鲜见的时尚用品，也有一大群山民，肩挑背扛着琳琅满目的土货特产，略带几分羞涩的向你兜售。

小镇是安康革命老区之一，革命战争时期，勤劳淳朴的叶坪人民，曾为安康革命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。1936年何继周率陕南抗日第一军到陕南游击队，先后两次从叶坪复兴的安宁村经过，在途经黄家老屋场时，当夜驻扎在此并打死土豪杨佑皇。红二十五军、红七十四师，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在叶坪复兴、桥亭多次经过停留。

叶坪出奇水，有村民在中心社区九组龙王沟采药时，拽树枝，扣石缝，攀崖壁至半山腰发现一处巨大溶洞，打手电走一个多小时竟没到头。洞内石钟乳、石笋众多，造型奇特、颜色各异，千奇百怪。洞口泉水连续喷涌从未间断，常年保持着几度的水温。周围环境绝无污染，水质甘甜，经化验为珍稀的富锶矿泉水，储量居陕西第一，开发前景十分可观，已有多家企业前来洽谈。

在村民刘良贵家房后，惊现一株“核桃树王”。高约30米，树冠近30米，粗壮的树身胸径竟达4米，要三个成年壮汉才能合抱。

沿椒沟一直上行，穿过茂盛浓密的木竹林，经历山腰间滚圆的杉树、光滑的桦树林，原始森林中树叶浓密的阳光，只能透过间隙散出点点斑斓。越过石门关，攀登至山顶处，即是汉滨、镇安和宁陕三区县交界地。这里平素人迹罕至。群山间，不仅有恰若天落遗珠，令人惊叹的“天心埫”等七十二座连绵起伏的高山草甸群，还可惊现清澈见底溪水中，大大小小、颗颗晶莹透亮的“水晶石”，极具观赏价值；更有天然溶洞“天心洞”和绝妙奇石“天心石”的神秘莫测，游人至此，无不连连咂舌称赞。

久居城市水泥森林让人沉迷，而原生态的乡间野趣会让人抛下所有。仰面躺在松软的草地上，自由呼吸间，看天宇间云卷云舒，此种恬静和惬意唯北极小镇叶坪富足也！

叶坪虽偏居一隅，却素来尊师重教。全镇现有全日制小学两所，幼儿园一所，教师28人，在校学生196人，学生入学率100%。其中叶坪小学，学生184名，58名是留守儿童。目前，20名老师中大多数来自镇外。但他们却无怨无悔地在此默默奉献着青春年华，悉心培育北极小镇的孩子们。在与师生们的对话中，我深切感受到，虽然他们目前物质生活不太富裕，但精神生活却是充满了幸福感。

教室墙头上，温馨的装饰风格，显现的不仅是孩子们的智慧，更是老师们爱的付出。屋后刚建起的新操场，设施齐全而漂亮，孩子们玩的很愉快。“把娃子交给这样的学校，我们既放心又安心”。一位家长高兴地说。

“吃饭基本靠推(推石磨)，吃水基本靠背（肩挑背扛水），出行基本靠腿（交通不便)，睡觉基本摸黑(没有电)”。当地曾经流传的这句谚语，是形容昔日基础设施落后、群众生活困难，靠天吃饭时叶坪镇的真实写照。

1976年9月，叶坪至大河公路建成通车；1977年，全长79公里恒口至叶坪公路的开通，结束了群众外出肩挑背扛的历史；2012年全镇消除饮水困难人口；1988年全镇普遍实施温饱工程，群众吃饭问题得到解决；1997年12月，全镇居民普遍照明用上电，结束煤油灯历史……

夜宿小镇，别具一种味道。乡村的夜，是一片难得的静谧和温柔，一顿地道的农家晚餐，让我们尝到了家的味道。随着月色，溪流开始静静流淌在夜幕的深处。此刻，喧嚣了一天的小镇终于安静下来，缠绵宁静的宛如一首古老的田园诗歌。